

第一章 【經過的人】

未來

在我對漂亮的陌生女孩子分類裡面，有屬於過去的女孩，現在的女孩，以及未來的女孩。

過去的女子的打扮要素之一就是素色衣服裡面會有一兩個小小的裝飾，像是假的珍珠、水鑽或是小花朵之類的，乍看之下不太起眼，仔細一看就能發現驚人的美麗，過去的女子散發出的氣質就跟他們的打扮一樣，總是不穿裙子，帶有一種輕輕的，不過度喧嘩的安靜氣質，身上連一點氣味也沒有。

屬於現在的女子，他們會把時下最流行的元素穿在身上，洋裝襯衫 T-shirt 什麼都有，但是也不至於太過誇張，遠遠看就可以知道是美人，那是一種屬於當代的直覺，現在的女子總是存在於我們的身邊，朋友裡面就會有好幾個，有時候她們會有出奇不意的幽默，處在那樣愉悅的氛圍裡面，世界變得更美好。

剩下的無法歸類的就是屬於未來的女子——其實是難以界定時態的一種女子，因為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謎一般，只好暫時這麼稱呼。

我在搭捷運的時候遇到這樣子的女子，在這裡我姑且稱她為「未來」。

未來穿著一件米色的無袖背心，輕薄的灰色短裙，長度剛好在膝蓋的上方，留著黑色的中等長髮，腳下雖然穿著涼鞋，頭上卻帶著一頂不合時宜的灰色毛線帽——或許他被我歸類成未來很大一部份的原因就來自於那頂帽子。

第一次見到未來是在捷運上面，未來拿著手機很專心地在打著字，沒位置的時候她站著打，過了幾站之後，她面前的位置空下來了，她一面專心地打字一面流利地移動到那位置坐下來，未來有著很挺的鼻子和剛剛好的膚色，她坐下來的時候我注意到她的膝蓋，連著小腿到腳趾都是相同的膚色，那是夏季裡很少見的均勻膚色。我偷偷觀察她直到終點站抵達，她仍然繼續專心地打字，然後跟著人群慢慢地下了車；從我看見她開始，她的視線幾乎沒有從手機上離開過，但卻能輕易地在人群裡面行走，簡直就像是一個駕輕就熟的盲人一樣。

我的手機響起來，我急忙找出埋在包包最裡面的手機，並沒有人打過來呀？抬頭一看，我嘆了一口氣——未來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回到家之後，我開始整理我的衣櫃，亂七八糟冬天的衣服佔據了衣櫃的三分之二，我把衣服全部拖出來丟到床上，有一條長長的毛線線頭垂到地板上，我沿著那條線拉，拉出一頂灰色的毛線帽。

我一個人來

有一個人
在美術館到處找人搭訕。
他的西裝上貼著標籤：
第 804 號作品《我一個人來》
他說，身為一個藝術家
他必須與更多的女人交往
一件藝術作品，需要揉合
更多女性特質，才能提高
它的藝術價值……
當他來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撕下他胸前的標籤
沒想到，被我撕下的標籤後方
竟然變成一個很深的傷口
鮮紅的血不斷從那裡湧出
他的嘴唇開始發白，我慌了
趕緊把標籤貼回去——
血馬上止住了，蒼白的嘴唇
也漸漸有了血色，他看起來
好多了

格列佛

格列佛長途跋涉來到這裡
他的頭髮和眉毛、鬍子皆連接成一片濃黑
摻雜少許的金色與銀色，鐵絲般尖刺的毛髮裡
露出一雙憂慮的眼睛。我開門讓他進來
因為身高的關係，他重重撞上門框
摸著頭彎腰走進，坐壞一張椅子
連一聲道歉也沒說，便蜷縮在沙發上睡著了

格列佛成為我的丈夫，他下了好大的決心
永遠離開他的國度。一日清晨，我抱給他一名女嬰
格列佛把她捧在手裡，想起自己某次在樹下
向天祈求好運，一朵花恰好從枝頭飄落到他手心
「這是我們的女兒。」我向他介紹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鬍子變得捲捲的

女兒和我們想的有些不同；她在白天尖叫，從嘴巴吐出釘子
我掩耳閃避，把滲出乳汁的乳房塞回衣服
格列佛卻拿出消毒好的玻璃奶瓶，將那些叮叮噹噹
摔到地上的釘子收集起來；當女兒在夜裡嚎哭
許多半透明的絲線從她的眼睛和鼻孔伸出，格列佛拿來另一個奶瓶
作為線軸，將那些絲線細密纏繞，珍貴地寫上日期

有天夜裡，我不慎踢破那兩個奶瓶，眼睜睜看著
絲線與釘子活了過來，在格列佛身上纏繞，刺向他粗糙的皮膚
隔天醒來，他從床上困難地起身，看見窗外
一片沙漠正在形成……

每天，越來越多的沙不斷打在窗戶上
格列佛出門上班，他在風沙裡舉步維艱
未能清除乾淨的半透明絲線，在他的腳踝上
勒出暗紅色的血痕，有些線纏住他的視線
與他的頭髮、鬍子糾結在一起，人們因此
更加看不清他的表情，生氣的時候
以為他在笑，開心的時候又像在哭

格列佛最近失眠嚴重，把天花板撞破
許多過去的幻影砸下來，他的腳趾腫起來無法行走
在沙裡蓋下的腳印變得很奇怪。格列佛覺得自己似乎
又長高了一些，醫生開給他一顆顆，只比沙粒大一點的藥
女兒蹦蹦跳跳過來餵他吃，但那些過於細小的藥丸
總是從他唇邊不經意掉落，被他踩碎成白色的沙
像一座一座的，家中的小沙漠
蜘蛛與螞蟻嗅了嗅，繞道而行

格列佛丟失他的工作，每天都在廚房裡敲打著
他說：「爾後，我們必須自己煮東西來吃，比較省錢而且
外頭的小吃店都被風沙掩埋了……」
女兒走近，他說先別過來，這裡有鋸子
但你可以到一旁塗鴉——話才說完，他的鋸子就變得
圓圓鈍鈍的。格列佛把牆漆成綠色與黃色
女兒說自己是貓，便長出柔軟的毛
她津津有味舔舐著牆上的果醬，她說這一面是
抹茶口味，那一面則是鳳梨

我說這裡應該有個架子，於是格列佛便釘上一個
墨綠色的油漆還在滴落，像某些植物的眼淚
那裡該有個時鐘，格列佛親手做了一個，木製的

不太準時，裡面總有一隻跛腳的駱駝在行走
那使他懷疑自己病得很重

格列佛用他巨大的手揩去汗水，用一把鋒利的刀切割塑膠地板
刀鋒穿透水泥，地板被切出一個孔洞，看進去
底下都是雲。格列佛怕高，我和孩子睡著的時候
他在廚房哭了一整晚——他決定剃光頭
鬍子與眉毛也連帶剃光，那些令他失眠很久很久東西：
生鏽的釘子和泛黃的絲線，從他糾結的毛髮之間掉出來

傍晚，我切開仙人掌果實，和熱愛勞作的女兒一起
用那些汁液將沙子染紅，做了好多沙漏，擺在客廳
當上百個沙漏同時漏著沙，女兒瞬間長成少女
她說：「它們看起來像瀑布，像血。」
說她在昨天的夢裡分裂成許多小矮人，用絲線與釘子把爸爸網綁
(她將永遠不知道，這是真的！)我拍掉她臉上的沙
用格列佛建好的廚房做晚餐

一隻駱駝路過，牠叩了叩我們的窗子
我們給牠一些水，有些從牠嘴邊溢出，滴入沙裡
入夜時，它們蒸散到空中，變成乾冷的星星
屋內的柴火燒著，劈啪作響。格列佛起床了，他打了無數個呵欠
把睡意丟進壁爐。女兒走來，吻了一下父親的光頭
格列佛還回不了神，看著角落裡的火苗轟地一聲
一下子燒起來

《在植物園遇見你》

幾個冒失的字在舌苔上滑了一跤，另一些害羞的字則躲在舌頭下面，不敢出聲，怕葉子會聽見，把我的秘密寫成葉脈，那片葉子就這樣飄上你的帽子——那頂千鳥紋的帽子，遇見風的時候，一千隻黑鳥裡的一百隻就被吹進池子裡，牠們全擠在一起，幾個中年人把大砲鏡頭拉近，鳥兒佯裝無事，繼續揀池子裡的魚吃。

這麼多年了。我們各自於這些年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就跟座落在都市裡的植物園一樣神秘，看似靜謐不變卻千變萬化，那麼難得的氣體交換，紫藤在黃昏的光裡慢慢地爬。那一百隻鳥從水裡走出，甩去腳上的水分之後，紛紛跟上你，慢慢地，匯聚成你的影子。

這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我們低著頭，忍住不向彼此遞出名片，像植物那樣，用只有對方才聽得見的呼息，作為道別。

保羅·強尼

每次與保羅·強尼見面，他總是不斷向我強調，他曾經死過。

每次喝完咖啡要付錢時，他從口袋裡掏出錢來，鈔票和硬幣之間都會夾雜一些棉絮，他嘆了一口氣，那些棉絮在桌面上飄散開來，就會看到木棉樹的種子。

原來，人死後去到的地方不是天堂，而是位於天空之中，一座木棉森林；以為是雲朵，但仔細一看，那些軟綿綿的雲朵裡，躲藏著一顆顆咖啡色的顆粒，像是種子，再往前走，就會看到橘黃色的木棉花和爆裂的豆莢，更往前，便進入一片長滿木棉樹的森林。

木棉樹的樹幹都是刺，這時候一定要小心，不然很快就會滿身傷痕——不過既然肉體已經死了，也就沒有所謂的身體可以受傷和癒合，那麼也就不需要擔憂這樣的事了。「那麼，你身上的那些傷痕是什麼？」

「這個啊，是我活著的時候，在人間的木棉森林裡面研究著生死，所造成的。」

那麼你現在到底是死的，還是活的呢？

保羅·強尼對我露出詭異的微笑，然後把我擁入懷裡，我聞著他的氣味，試圖找到與死有關的東西，然而那裡面竟沒有腐敗，也沒有絕望，反而充滿著生氣勃勃的生之氣息。

洗牌

黑色的夜晚，角落裡有個人一直在洗牌。
他穿著黑色的衣服，哀傷的表情。
他一直洗牌，洗得超大聲，超用力，
那絕對是一副撕不破撲克牌。

他開始發牌，發了三份，自己玩。
每份牌都各出一張，每出一張，他的表情變化得很快，
好像在一人飾三角，他扮得那麼唯妙唯肖，好像
真的有三個人在玩。

牌局結束了，他的表情停在輸牌的「那個人」。

結束之後，又重頭開始洗牌。
把嘆氣的聲音，也洗進牌裡。

把嘆氣的聲音，也洗進牌裡。

穿著霧的女孩

女孩把霧穿在身上
就是今天
她要把自己嫁掉
賓客們打扮得花花綠綠的
但臉部也全籠罩著霧
一團一團的像雲朵
看不出誰是誰
女孩躲在霧裡的身體
若隱若現
她沒有穿 NU BRA
身材像一個全然
赤裸的小孩
她的丈夫知道嗎？
她還停留在那個
什麼都不太懂的年紀
卻已經走到這裡了
紅毯的末端如果是懸崖
而霧散去，他還願意
擁抱著她一輩子
都不會再長大的身體
跳下去嗎？

夏子的眼影

夏子的眼影盤一格一格，都凹凹的，陷下去像一個充滿亮粉，爆發過的火山。當她在薄薄的，爬滿青色血管的眼皮抹上一層眼影的時候，她的世界也同時被灑上一層亮粉，明亮輝煌，充滿希望。

關於夏子的病，我始終不相信，直到現在，就連夏子的死，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有人擺了我一道？有人想讓我為她的死，分攤一些罪惡感？畢竟他死前的那段日子，讓太多人背負了罪惡感；她變心的男友，她結婚的姐姐，拍攝她死前影像的我……

陪夏子去旅行的時候，在她的推薦下，我買了一盒珊瑚色眼影，「這個顏色不錯，百搭！」，她這樣說，眼皮上的亮粉又灑下了一些。參加夏子喪禮那天，我抹了那盒眼影，站在厚重的木盒前面，看著夏子動也不動的身體(她仍畫了精美的妝)，我直覺她會活過來，想看得更清楚一點，但我發現她好像是真的死了。我眨了眨眼，但從我眼皮灑下的卻不是亮粉，而是令我鼻子發癢，毫無光澤的，灰燼。

一

「你以為你很久以前搞丟的外套終於找回來了。」海瑪說。他一邊說著，一邊把讀腦器的插頭拔掉，讀腦器有個怪名字，叫做“Tail”，尾巴的意思。海瑪一直說話，他好像在你的腦裡對你說話，或者是你想要透過他向世界說話，所以你的腦子現在正在向眾人展示著，某種程度的斬首示眾——所有人正看著你的腦袋，但海瑪不是你(不是嗎?)，他只是一隻小蟲，讀腦蟲，就像心電圖上面那些扭曲的線。海瑪同時是一位醫生，他醫治你，可是也需要你的醫治，如果你熬夜，他就會呼吸困難，動作變得緩慢。他在你的腦裡跑跑步機，跑步機上的數值一直在變，可是海瑪跑起來的速度看起來都一樣。

二

從「海瑪理髮院」裡走出來的爆炸頭女孩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你打算吃完這盤炒麵就去問她，你覺得她有點眼熟，可是又說不上來，說不定真的是某個遠房親戚，但要說是像你已經九年不見的母親也是有可能的。爆炸頭女孩用一種很慢很慢的速度喝著貢丸湯，他的造型實在有點不適合喝貢丸湯，但也許她的胃適合，誰知道？不過她的煙燻妝實在太濃了，濃到看起來好像她正在憎恨著那碗湯，等那碗湯的蒸氣冒起來，她的臉就更加失焦了，叫你實在看不出來那是像誰，又或許是誰也不像。

三

爆炸頭女孩的爆炸頭裡面好像可以藏很多東西，她去洗手間的時候，隔壁的清湯掛麵女孩正在剔牙，而她卻從她的糾結的頭髮裡拉出一個很舊的小東西，那是你小時候一直很想要的超級賽亞人塑膠玩具，媽媽給你的零用錢只夠買學校對面的小雜貨店裡的廉價塑膠玩具，你每天努力地利用下課時間跟隔壁班同學奮戰，贏來更多的廉價塑膠玩具，可是那夢一般的超級賽亞人是只有你們班那位家裡很有錢的小孩才有的東西，那是限量的。

四

海瑪說，運用你的想像力，想像你的愛人身上滿是壁癌，把她拖到陽光底下親吻，親著她的臉頰，她的鼻子，她的骨髓。那些壁癌把你拉回到陳舊的記憶裡面，聞起來就像是小時候的外婆家，你的母親被推了一把，像一個裝著院子裡泥土的透明玻璃罐子滾出了家門，從此不知去向。可是你還在這裡，陽光底下的爆炸頭愛人已經不見了，什麼也沒了，除了你手上哪些破碎的壁癌粉末。

迷宮

腦內有一個迷宮，如積木一般
可無限拆開，重組，它經常變化著
要在裡面找到出口，幾乎是不可能的
許多影子在其中，穿梭不停
越來越多的影子進來，把迷宮塞滿
我貼著迷宮的牆，聽取影子們
摩擦時發出的窸窣聲響

後來，一架飛機的影子經過地面
所有的聲響都消弭了，所有的影子
也被吞沒了，它們被掩蓋或者
也可能，是被吸收、沒入每一個
無法通行的地方，我彷彿看到
一個童年的毬子被踢飛到天上
再也沒有掉下來

站在小學司令台上的那個人
至今仍站在迷宮的至高點
激動地演講、嘶吼
卻又用各種不協調的動作
制止著自己——他不知道自己
早已發不出任何聲音

惠妮休斯頓的喉嚨

多年後的某日清晨，傳來惠妮休斯頓死亡的消息。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的事。

國小的時候，舅舅帶我和妹妹去巨蛋看惠妮休斯頓的演唱會，巨蛋真的好大，裡面可以裝好多好多的人，有好多出口及入口，足以使我迷路好幾次。惠妮唱到一半的時候下雨了，一開始是小雨，這時我去了廁所，出來的時候我果然迷路了，雨越下越大，台下的觀眾紛紛離去，台上的工作人員慌張地收拾器材。

我尋找著舅舅和妹妹，從一個門進入一個鋪著紅地毯的長廊，長廊的盡頭有向上與向下的樓梯，我隨便走上一個樓梯，一頭就撞上了惠妮休斯頓，她露出白白的牙齒對我說：「泥豪。」然後打開她喉嚨的蓋子，發出刺眼的光，她從那裡取出一顆蘋果給我。

旁邊的工作人員趕緊拿圍巾圍住惠妮的脖子，然後指引我出去的路線，後來我找到舅舅和妹妹，回家以後我偷偷跟妹妹說了這個秘密，我們把蘋果切開來，看起來沒什麼特別，我和妹妹好失望，默默把它吃了。隔天放學的路上我們大聲唱著“I will always love you”，覺得自己的歌聲似乎變得渾厚許多。

癌

我的身體是透明的
裡面有一些細碎的零件在奔跑
一些流體，彩色的顏料，萬花筒
醫生告訴我，那些美麗的東西
會致死

這是我的胸部，裡面長了一株
多肉植物，現在正流行的療癒系植物
有陣子我種了各式各樣的仙人掌在家裡
有人缺乏根據地說可以去除輻射
但我不在乎，我只是覺得：他們很漂亮

不過在我胸部裡的這株，是粉紅色的
裡面有些含苞的花在裡面，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
醫生只是淡淡地說，那叫做：癌細胞
這名稱聽來是那麼不帶感情

這是我的心，我很善良，至少我自認如此
我曾經幫助一百個老人過馬路
這是我的胃，我的飲食習慣很正常
我很喜歡水果，我想我有好好善待它

這是我的腸子，他們像發光的藤蔓
有的時候，他們會纏在一起
就像一隻手有點用力地
握住另外一隻手
那令我有點兒痛，我會試著深呼吸
然後他們就會慢慢鬆開，我知道
一切都會沒事的

今天我走過一條斑馬線
對路人微笑，我停止去思考
人生極其有限的問題，只是一直想著
自己透明的身體裡面
那些美麗的東西

我總是幻想，有一天我遇到
一個足夠愛我的人
在一個浪漫的夜晚
我會打開我的衣服
讓他看一看
我透明的身體

他將餵我一壺水，玻璃做的水壺
剔透如月光，我將那些帶有音樂的水
緩緩喝盡，我身體裡面的那些
碎裂的花瓣、漸漸混雜的色彩
隨著水慢慢流出我的身體
我吻了他

魔術方塊

一名母親
打開一扇門
裡頭有六種顏色的樓梯
藍色，白色，紅色，綠色黃色橘色
她爬著，爬過的每一階
都成為立方形的彩色方塊
方塊越來越大，直到必須攀越
直到再也攀越不了
母親坐下來倚著方塊
額頭滲出汗水，滲入方塊的隙縫
方塊上的彩色貼紙因此剝落了
她拿起一個裝著膠水的水桶，和一把刷子
試圖將剝落的地方黏回去，可是
魔術方塊不斷被轉動
每一次，就要黏好那些貼紙的時候
她總是掉落到另一個向度，她那嬌小的身體總是
差點被轉過來的方塊輾到，手中的膠水桶打翻了
刷子也掉進無法觸及的隙縫——一切看來那樣徒勞
她也知道，一直有一雙睜大的眼
始終在看著自己，一雙巨大的手正在轉動
魔術方塊被越轉越快，越快
卻轉不出一整面相同的花色
那是一雙巨大的，她兒子的手
偶爾伸手緊緊握住母親，但大部分的時候
因為急於轉動魔術方塊
而不斷鬆開手